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

历史叙事

海德堡讲稿

张清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

历史叙事

海德堡讲稿

张清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张清华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ISBN 978-7-301-21420-6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3324号

书 名: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

著作责任者:张清华 著

责任编辑:张雅秋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1420-6/I·253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9.5印张 290千字

2004年3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2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谨以此书鸣谢

Thanks Formally:

苏姗妮·魏格林教授

(Prof. D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安德丽娅·雷曼施乃特教授

(Prof. Dr. Andrea M. Riemenschnitter)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总序

张 健

营造良好的世界文化生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对话与交流,借以实现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相对的共通性,由于其包含在特定社会生活内容当中的丰富的情感诉求和对于人性的多方位思考,由于其所具有的较强的可读性和极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它的国际传播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和”。为了“和”,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因为在这种文化看来,绝对的“同”必然导致绝对的“不和”。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之间互荣共生的时代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中国文学因此而成为世界上了不起的文学之一,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学的思考因此而成为人类思想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文学及其对于文学的思考不仅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保证当今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通过我们创造性的工作,让世界更多的人群能够分享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做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重大而崇高的历史责任。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中国大陆中文教育与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近年来一直在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方面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切实的努力。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并且从2009年开始实施“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计划。其

旨归有二,一是希望站在民间和学术的立场,通过与国外教育、学术机构中有识之士长期有效的合作,在海外直接从事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最鲜活的状态和样态;二是希望在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当中为本土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增添新的契机、新的视域和新的活力。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除组织召开跨学科跨界别的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外出版发行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重要新作及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在国内编辑出版著名英文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发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海外文情报告以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后续的大型项目,即分批出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我相信,这项计划的成功实施,可以有效地展示中国文学的当代风采,有利于建构世界文学中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有利于不同国家、种族和民族间的文学、文化乃至思想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和调整;有利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创造性发展。它的意义应该是重大而深远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跨学科、跨界别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好;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现已正式出版四期,面向全球发行,在西方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学者、编辑、出版商、发行商、文学爱好者、汉语爱好者当中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已经编辑出版了四辑;列入“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作品和作品集已经通过了论证和审定,其版权协议、翻译等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完成英译以后它们将由美国方面的出版社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海外文情报告和英译的国内学者论文集中的一部分亦已进入到付梓出版的阶段。由于中外双方的精诚合作与国内的多方支持,计划终于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初步的实绩。

但另一方面,三年多的传播实践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项事业的高度复杂

性和它特有的难度。文化、制度、社会现实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海内外之间多方的沟通与磨合是我们日常的功课；超越实务层面的理性而系统的思考是我们需要迎接的挑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无疑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崇高的事业无疑又是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精力、智力和心力的。究竟应该如何去遴选作品，才能表现出当代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的独特神韵和真实风貌？才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历史性的变化？怎样做，才能保证乃至提高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有效性？应当如何从发展和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欣赏趣味，去看待中国本土的文学及其研究的传统和独特性？如何理解和对待海外汉学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海外传播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资源，提升高学养、有神韵的翻译能力？如何更有利于海外出版物向教育教学资源的转化？凡此种种，显然都需要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思考。人类崇高的事业必然是有思想的事业。我们需要来自多重视角的洞见与卓识，我们期待更多同道在智力和学术上的跟进。而这就成为我们设计“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初衷之一。

当然，这套书系的创意，绝非仅仅来自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实践性的迫切需求，除此之外，它与我们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抱负，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历史趋势、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事业的总体认识和判断，同样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经进入国际性的跨区域、跨文化、跨族群互动交流的新阶段。大陆与台港澳地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不仅日益频繁而且日见深化，中国大陆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正在悄然融入世界文学和国际学术的广阔天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缺少不了中国。西学仍在东渐，中学正在西传。在一种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当中，如何发展和看待中国的文学及其研究，早已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已然成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国的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这四者已经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

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世界性格局正在由此而形成。

在这种背景之下去讨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然是离不开国际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特别是当“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已然成为一种需要人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的新“现实”的时候,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内涵、功能、方法、层次、意义和其所适用的范围显然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并非今天才有,但在过去,它们明显属于一种边缘性的附加部分,而今,它却成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传统意义上的“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无疑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丰富和拓展。这种丰富和拓展要求我们在理念观念、认知内容、思想方法、研究范式、传播方式、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态度关注和引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的这些历史性的新变化。

世界性的格局,需要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实际包含了外化和内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方面。其“外化”,是指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在国际上的传播;其“内化”,指的是发生在中国文学及其本土研究内部的自我调整与优化。这种自我调整与优化最为根本的内驱力当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显然又是同域外文学及其学术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同中国文学、本土的中国文学研究向外的传播及其反馈密切相关。外化和内化应该是国际化问题当中相互依存、交相互动、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我们强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向外传播,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调整、建设与优化。

但问题是,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外化”往往遮蔽了“内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些人看来,所谓“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本身实际上不仅是既定的而且是恒定的,所谓“外化”或“涉外”,无非是要把这些既定、恒定的东西以一种既有的方式“向外”传播出去而已。殊不知,传播即交流,而交流从来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的双方乃至多方或早或迟、或显或隐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情况亦会如此。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学固然依旧是“中国文学”,但它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了“他者”理解

的、打上了某种“他者”印记的“中国文学”。这种情况反转回来势必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本土原生的中国文学。在一种世界性的格局之下，“外化”和“内化”、“涉外”和“涉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无论是就传播的主体、客体、中介，还是就传播的环境、机制、动力而言，都会存在着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多层多向互动的转化过程。对于这一复杂的转化过程的理性总结和系统研究，不仅会直接推进海外传播的实务，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内”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和“涉外”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当然会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和统一性不可忽视。我们应当看到在两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对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所提供的反馈性影响，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外化”，同时也是为了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自身的进一步“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国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文学及其研究的情况和国外大学相关机构的教学科研情况。尽管我们和他们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在文学及其研究方面有着丰富而成功的经验，我们无须也不会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他们作为“他者”所提供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有选择地借鉴的。在文化和学术跨地域、跨族群、跨语言的交流与传播当中，“差异”的积极意义有时或许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有了“差异”才会有“差异”与“差异”之间的互识、互动、互补、互融、相生，才可能生成人类文明多元而和谐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完全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其中的一个带有交叉学科性质、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领域。这一由中国文学与传播学两个基本学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耦合而形成的新兴领域，就目前的情形看，已经具有了可持续的、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比较明确的研究目标。尽管它在短时间内还不大可能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我相信，经过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随着研究资源的不断丰富和积淀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它最终是完全可以建构起一整套属于它自己的、逻辑化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愿我

们“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的陆续出版,对于加快这一学术发展的进程能够有所助益。

我们希望这套研究书系能够提供一扇了解中国文学及其研究海外传播与接受基本状况的窗口,打造一个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问题的多向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很显然,这套书系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终结性的统一结论,但却可以提供一次理解、尊重、包容、借鉴乃至超越彼此间差异的新的可能,让海内外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这种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而展开的、“和而不同”的、跨学科跨文化的多重对话与往复交流当中,获取新的启示、新的灵感、新的兴趣、新的话题和新的动力。《论语》有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书系的出版能够得到国内外更多朋友的关注,同时也希望海内外有志于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同道们,不吝赐教赐稿,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这项有益于人类福祉的事业。

2012年7月29日

目 录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总序	张健 1
序 言	1

上篇 理论探讨

第一讲 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传统	13
一 中国文学中历史叙事的渊源	13
二 历史小说的各种典范类型	16
三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历史(时间)观	18
第二讲 当代红色叙事中的历史观	26
一 “红色历史编纂学”的由来	26
二 “红色官史小说”的一般特征	32
三 《青春之歌》:一个个案分析	34
第三讲 启蒙历史叙事的重现与转型	48
一 寻根文学的出现与历史文化意识的高涨	49
二 寻根小说中的启蒙历史主义意识	57
三 向新历史主义过渡	62
第四讲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现象与特征	74
一 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现象与轨迹	75
二 新历史主义叙事之“新质”	85
三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类型及特征	89

中篇 作家例析

第五讲 余华的历史叙事	103
一 两个时期作品的主要类型	103
二 “存在主义的历史主义”	110

三	两个特殊的历史文本·····	115
第六讲	苏童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24
一	苏童新历史叙事的范围·····	124
二	由性和欲望驱动的历史·····	129
三	作为新历史叙事的《米》·····	136
第七讲	格非小说中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42
一	历史的偶然论与不可知论·····	143
二	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宿命论·····	147
三	记忆与历史的虚拟论者·····	152
第八讲	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	157
一	两个人物与两部历史·····	159
二	复调与交响:狂欢的历史诗学·····	164
三	新历史主义理念的集合·····	168
第九讲	作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长恨歌》·····	175
一	一个人的编年史·····	175
二	对传统历史叙事及其美学的还原·····	180
三	“女性主义的历史主义”及其他·····	187
第十讲	第三代诗歌的新历史主义意识·····	191
一	“整体主义”的历史主义·····	191
二	“新传统主义”与新历史主义·····	195
三	“解构历史主义”与重构历史神话·····	201

下篇 专题演讲

第十一讲	由语言通向历史:王朔的意义·····	209
一	历史情境与解读王朔的起点·····	210
二	语言的狂欢节·····	213
三	历史在哪里?·····	221
第十二讲	当代小说的精神分析学解读·····	227
一	儿童性意识的合法书写·····	228
二	“俄狄浦斯情结”的延伸表达·····	235

三 精神病理学发病与治疗的形象阐释·····	239
第十三讲 民间理念的当代流变及形态·····	248
一 小说艺术的民间传统·····	249
二 民间理念的当代复活与拓展·····	253
三 当代小说中的三种民间美学形态·····	258
第十四讲 如何重写革命历史:以《家族》为例 ·····	271
一 “革命”:理念与实践的冲突 ·····	271
二 另一种“家族史” ·····	275
三 “非常态”的历史叙事 ·····	279
第十五讲 乡村历史叙事中的解构活动·····	282
一 关于乡村的“第三种叙事” ·····	283
二 乡村的“温柔”:对历史的喜剧重构 ·····	286
三 “解构”状态的语言与文化活力 ·····	290
后 记·····	295
第二版后记·····	298

序 言

一 关于题目

苏姗妮·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教授和安德丽娅·雷曼施乃德(Andrea Riemenschnitter)教授为我出的课程题目,叫做“新历史主义文学在中国”,我想这种理解角度可能是比较“西方化”了一些。它的含义应该是——产生在当代中国的、以叙述历史为内容的、具有某种“新历史主义”意识倾向的、然而又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思潮并无直接影响关系的文学,但它又是或多或少可以与西方新历史主义近似或比附的文学。更委婉一点,则可以理解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及新历史主义意识”。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题目,不仅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内容,更因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历史理念、历史叙事以及历史诗学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中的历史因素特别强大,而且在当代文学中也同样蕴涵了丰富的历史要素。了解这一题目,不但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学特征,而且还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诗学和美学,更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中能够与“新历史主义”发生关系的,大约有这样两类:一是比较明显地瓦解和拆除“旧历史主义”(指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的文学,二是吸收了西方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方法与观念的历史叙事的文学。前者是因为对旧式意识形态化历史叙事的拆解,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实践,因为实际上在中国,更“旧”的传统的历史叙事观念中,反而蕴

涵了更多更“新”的、与当代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相沟通的东西,这是一种不期然的“暗合”;后者则更容易理解些,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这些东西从八十年代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了,像诗歌中的“非非主义”就是一个例证,非非主义在1986年前后就已经是非常成熟和典范的“本土性结构主义”的文学实践了,但那时在中国学界,结构主义还是叫人感到很陌生的“知识”。像非非主义一样,“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实践,很可能就在学界还不知其为何物的情况下,提前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叙事中“自动生成”了。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种在当代中国“原产的本土性的新历史主义”,而非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直接借鉴和挪用。

这是特别值得提出的一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首先不是一个舶来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比附性的说法,它是有本土依据与独特属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理念。简单地说,它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语境中自然诞生的现象,是对于此前政治化的革命历史叙事采取了拆解和颠覆的、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有所修复和传承的、作为当代中国的人文性文化实践的、在方法的来源上受到了西方现代这些与文化理论的一定启示和影响的文学现象或写作潮流。

这一题目所指涉的文学现象主要有这样一些:寻根小说、寻根诗歌——这是新历史主义意识萌发的源头,我把产生这些文学现象的时期,即八十年代中期,叫做“启蒙历史主义阶段”;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第三代诗歌中有关历史叙事的部分——这是新历史主义写作的核心部分,产生和持续发生的时间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我称之为“新历史主义时期”;再者是先锋小说的末流——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原来觉得它已经是“末流”了,可还是有新的优秀作品出现,只是不那么集中而已,这或许可以看做是一个“新历史主义的衰变期或余绪期”。另外,在一些并未划归到“先锋文学”范围内的作家作品中,也隐含了某些解构原有的陈旧历史叙事的因素,接近于一种历史叙述中的解构实践,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看做是这一现象的构成部分。

上述它们共同汇成了当代中国的一股“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①

二 相关概念

新历史主义来源于结构/后结构主义对历史研究的启示,这已属常识,它本身是一种“叙事诗学”、“文化诗学”或“文本理论”,但正像萨特曾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样,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的怀疑、对历史主体的追问,对“边缘化”、“个人性”、“民间化”和“反宏大叙事”的历史叙述的追求,也同样是一种新的人文思想的闪耀——形象一点说,它是在历史领域的一种真正的“人本主义”和“民主化思想”的体现。它着眼于历史叙事的讨论,但在根本上则指向现实和政治,是一种对于“谁的历史”、“谁叙述的历史”的追问和思考。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我们论题的合法基础和出发点,也是这一叙述的诗意的根基和来源。

我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确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这一学术课题的。

很显然,在任何一个时代,对历史的重新叙述,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重新命名和改造的努力,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真正用意应该是在这里。虽然不能肯定在当代中国,新历史主义的思想 and 意识一定是首先出现在文学叙事中,但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悉心梳理这一过程不难发现,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首先出现了类似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实践。或者也可以说,是文学叙述最先承担了“变革历史意识”的重任,体现出了更加丰沛和强烈的人文主义与启蒙主义历史观。

因此,我试图从根部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新的历史意识。在二十世纪中,中国的历史叙事发生了几次大的转折,这些转折都敏感地反映在文学叙事中。这当然并不奇怪,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

^① 笔者《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和《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4期)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

一直存在着“文史一家”，文与史互为评价的参照尺度——用“史诗”来评价文学叙事，用“诗史”来评价历史叙事的传统，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意识的变革往往最先、也最彻底地体现在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中国人本来就有特别敏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比如在汉语词汇中“历史”即有许多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叙述结构与风格：“官史”、“正史”、“稗史”、“野史”、“外史”、“秘史”、“史话”、“演义”，还有相应的“史传”、“正传”、“别传”、“外传”、“志”、“志异”，更有许多“佚闻”、“秘记”……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又有专门的“讲史小说”，“二十四史演义”；再加上二十世纪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新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小说、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小说的称赞，都体现着“历史”作为一种评价要素的重要性，俄苏文学中的“史诗结构”也对现代小说的构思模式有深刻影响；再者就是由革命带来的理想主义、民粹主义与小资热情等等因素，结合派生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并由此派生出“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类历史信念。但事实上正像德里达所反对的那些“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一样，“历史”、“人民”、“时代”、“真理”等等一类宏大的词汇，究其实质不过都是一些“没有所指的能指”罢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这应该是一句真理，但“人民”又应该在具体的时空里体现为某一个具体的“单个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人民”可能就只是一个空洞而无所指的词语而已，在这方面，倒是存在主义者真正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除了“单个的个人”——克尔凯戈尔所说的“that individual”以外，根本不存在作为“群众”的主体，因为这种集合概念往往是“虚妄”的“虚构”。

所以我们所习惯的宏伟历史模式，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正是真正“剔除了人民”的模式，它的汪洋恣肆和冠冕堂皇的历史叙事中间的所有生命体的个人内涵与经验都被删除了，剩下的只是对权力政治和伟人意志的膜拜。也许我这里可以引用上世纪四十年代诗人冯至曾讲过的一个故事：在1750年左右，瑞典中部的一个叫做法隆的地方有一个青年矿工，他与一个少女相恋，约好了白头偕老，但有一天这青年却突然不见了。少女日夜思念，期待她的未婚夫的归来，从少女等到中年，最后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处女。直到1809年，改造坑道的工人从